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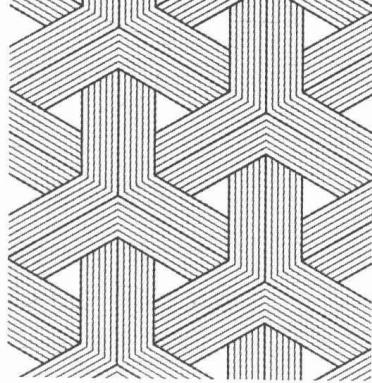
中
国
国
0
年
文
学
从
书



新中国70年文学丛书
戏剧卷

第三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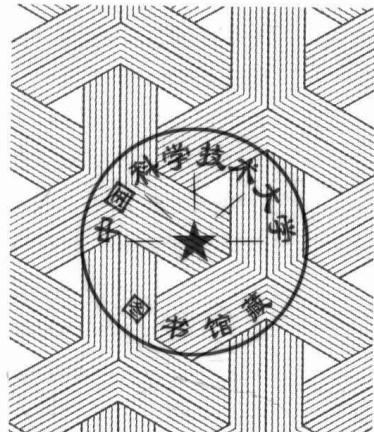
孟繁华 主编
作家出版社



新中国70年文学丛书 戏剧卷

第三卷

孟繁华 主编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中国70年文学丛书·戏剧卷 / 孟繁华主编. -- 北京：
作家出版社，2019.8

ISBN 978-7-5212-0581-7

I. ①新… II. ①孟… III. ①中国文学 - 当代文学 -
作品综合集 ②剧本 - 作品综合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109486 号

新中国70年文学丛书·戏剧卷 (第三卷)

总策划：吴义勤

主编：孟繁华

出版统筹：史佳丽 崔庆蕾

责任编辑：李亚梓

装帧设计：王汉军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100125

电话传真：86-10-65067186 (发行中心及邮购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zuojia@zuoji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 刷：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52×230

字 数：316千

印 张：21.25

版 次：2019年8月第1版

印 次：2019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212-0581-7

定 价：156.00元 (全3卷)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编委会主任：

吴义勤 孟繁华

编委委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帆	王干	王尧	王兆胜	王彬彬
石一宁	白烨	吉狄马加	李一鸣	李少君
李建军	李敬泽	杨扬	杨晓升	吴义勤
吴俊	邱华栋	何向阳	张志忠	张柠
陈汉萍	陈思和	陈剑晖	陈晓明	陈福民
孟繁华	郜元宝	施战军	贺绍俊	阎晶明
梁鸿鹰	彭学明	彭程	程光炜	路英勇

出版说明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栉风沐雨、团结奋斗，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为了庆祝这一盛大的节日，展示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文学成就，进一步树立文化自信和文学自信，根据中宣部和中国作家协会的统一部署，我们特别策划了这套规模宏大的“新中国70年文学丛书”。

丛书共计40卷，包含小说（中短篇）、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戏剧五个文学门类，其中中短篇小说30卷、散文3卷、报告文学3卷、戏剧3卷、诗歌1卷。在时间上，所选均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所发表或出版的优秀文学作品。在版式编排上，统一按照当前规范要求，采用简体字横排方式，字词用法也遵照当前最新标准规范。

丛书邀请著名评论家孟繁华担任主编。入选丛书的作品经过了专家论证委员会的认真评审，专家评审从文学性、思想性、时代性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考察，选取了各个时期、各个体裁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正是这些作家作品，构筑了中国当代文学最为坚实和亮丽的文学大厦，在一定意义上，它们就是一部特殊形态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代表了新中国文学70年所取得的非凡成就。

文学是时代的一面镜子，通过这套大型丛书，读者一方面可以了解和领略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和高端成就，满足精神文化发展的需求；也可以更好地了解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党和人民所走过的

光辉道路，了解我们的祖国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鉴古知今，面向未来，更好地投身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去。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尽管在篇目的遴选上，我们经过了认真的论证和反复的研究，但关于作品优劣的认定和选择的标准见仁见智，正所谓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认为优秀的作品。因此，这套书仅仅代表的是面对新中国70年文学成就的一种眼光、一个角度。同时，由于丛书体量有限，遗珠之憾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朋友理解并谅解，同时更盼批评指正。

谨以此套丛书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

2019年4月

目录

天下第一楼	何冀平	1
恋爱的犀牛	廖一梅	70
我们的荆轲	莫 言	116
窝头会馆	刘 恒	157
西京故事	陈 彦	239
驴得水	周 申 刘 露	281

天下第一楼

何冀平

主要人物

卢孟实——福聚德掌柜的。

唐德源——福聚德老掌柜的，也是东家。

唐茂昌——唐德源的大儿子。

唐茂盛——唐德源的二儿子。

常 贵——福聚德的堂头。

罗大头——福聚德的烤炉的。

王子西——福聚德的二掌柜。

玉雏儿——卢孟实的相好，胭脂巷的妓女。

李小辫——福聚德的灶头。

修鼎新——福聚德的“瞭高儿”兼账房；前为克五的“傍爷”。

克 五——某王爷的后代，食客。

成 顺——福聚德的徒弟。

福 顺——福聚德的徒弟。

福 子——唐茂昌的“跟包的”。

警察、宫里包哈局的执事、中人钱师爷、总统府的侍卫副官、瑞蚨祥的四爷、胭脂巷的女人、送花的伙计、食客等。

第一幕

时 间 1917年。夏。

地 点 前门外肉市“福聚德”。

正阳门（又称前门）外，堪称“天子脚下”，人口稠密，市井繁华，京师之精华尽在于此。店铺、茶楼、戏院、摊位鳞次栉比。白天人群熙来攘往，入夜灯火辉煌，历经五百年繁盛不衰。

就在正阳门外，俗称前门大街的东边市房后面，有一条胡同，叫肉市口。每天早上天色微明，肉市就热闹起来，本来不算宽的街道两边，埋着沙马杆子，搭着棚子，里里外外摆满了卖猪肉的肉杠子，上面摆着从东四、西四“汤锅”挑来的鲜猪肉。到这儿来买肉的有附近饭馆里的采买，宅门里做饭的厨子，小户人家的主妇，偶尔也有宫里御膳房的太监。讨价还价，你买我卖，声浪纷然。到十点钟左右，肉尽人散，这里酒肆、茶楼的买卖开始兴旺起来。内城里的旗人刚起身，提笼架鸟，带着仆从，结朋携友来喝茶、聊天、听评书，一坐就一天。转眼就到了傍晚“饭口”的时候，肉市口里又换了另一番情景。原来，就在这条小胡同的两边儿，一家挨一家地开着密集的饭馆子，每家馆子都有独特的风味佳肴：正阳楼的涮羊肉、大螃蟹，东兴楼的酱汁鲤鱼，烧饼王的吊炉烧饼，天泰馆的小米粥……最有代表性的，要数声噪京城的烧鸭子（直到解放前后才叫作“烤鸭”）。老字号“福聚德”，就坐在这肉市口里。

道光十七年，一个操着山东荣成口音的唐姓后生，在正阳桥头，御用辇路的石板道旁，用两块石头支一条案板，摆了一个卖生鸡鸭的小摊儿。他为人和气，买卖公平，生意越做越精，直至用一枚枚辛苦钱在饭庄林立的前门脸儿买下一小块铺面房，立下他的百年基业。

如今，福聚德老唐家的家业已经传到第三代。门脸儿正中门楣上

并排挂着三块匾，“福聚德”居中，“鸡鸭店”在右，“老炉铺”在左。这时的福聚德身兼三职：烧鸭子、生鸡鸭、“苏盒子”（当年人们吃春饼的各种熟肉，切好摆放在特制的木盒里，故而得名）。前厅左边摆着两只大木盆，是烫鸭毛用的，赶上旺季，大木盆里边热腾腾地装满开水，旁边坐满了人，一个个手脚麻利地拔着鸭毛。沿墙根，一排木架子上挂着开好生的鸭胚子，那鸭子都吹好了气，抹上了糖色，一只只肥嫩白生，十分好看。前厅右边是福聚德的百年烤炉，红砖落地，炉火常燃。炉口有一副对联：金炉不断千年火，银钩常吊百味鲜。横批：一炉之主。这是福聚德里最富神秘色彩的一隅。当年这座炉和烧鸭子的技术是店里的最高机密，坐在曲尺形柜台后面的账房和二掌柜，除去支应柜上的事，就是牢牢地盯着烤炉，不许任何人靠近。

走进二道门是一个敞堂，两边分别是库房、柜房和开生间，后来又加了两间“雅座儿”。敞堂正中是一面描金富贵花的影壁，前面有个养活鱼的大鱼盆，后边有门通向“热炒”的厨房。（第一幕时除了影壁，其他的还没有）

幕启时，正当饭口。肉市口里热闹非凡，各家饭庄子的厨灶正在煎炒烹炸，跑堂儿的招呼着客人，食客们磕杯碰盏。这几天，酒肆、饭庄的生意特别好。清朝的最末一个皇帝，在“子民”们“帝制非为不可，百姓思要旧主”的呼声下，由张勋保驾，又坐了“大宝”。紫禁城内外的遗老、遗少们顿时兴奋起来，翻腾出箱底的朝衣，续上真真假假的辫子，满大街跑的都是“祖宗”。按照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表示心情愉快的唯一形式就是“吃”，所以，肉市口里回光返照般地闹腾起来。

二掌柜王子西站在福聚德大门口，朝对过儿元兴楼饼铺，用手比画着。（此时，福聚德里还没有面案，饼和烧饼都是外买）

王子西（比画着）荷叶饼，二百块！来人，去西边取十个烧饼，要热乎的。

[小徒弟福顺应声从王子西手里接过两个竹牌子，一路小跑下。

[一个身穿号衣的警察边喊边上，手里拿着一卷皱巴巴的旗子。

- 警 察 挂龙旗！挂龙旗！二掌柜的，你们怎么还不挂？
- 王子西 嗨，昨儿找了一宿，今天说去估衣铺定一面，又抽不出人来。
- 警 察 得了，我卖你一挂吧。（抽出一面）留神！马粪纸糊的。（端详着王）您这辫子怎么瞅着那么假。（用手去揪）
- 王子西 （叫起来）哎！得，您行好吧，这包炉肉丸子您拿回去熬白菜。
- [警察接过肉，又叫喊着走了。]
- 王子西 （试着劲揪了揪脑后的辫子）本来就是马尾巴续的。
- [克五和修鼎新从雅座里出来。这克五是个公子哥儿，家里头大师傅的饭吃腻了，整天在外边泡馆子，是京城里有名的食客。他身后的修鼎新是个“傍爷”，是专门陪主子“吃”的高级奴仆。他会吃、懂吃、能挑眼，各饭庄都知道，要侍奉好老爷、小爷，关键是这些当“傍爷”的。两人穿着清时的袍褂，梳着大辫，和周围气氛格格不入，像是刚从棺材里跑出来的。]
- [常贵在前面殷勤地引着路，王子西在下边迎着。]
- 克 五 （吃得高兴，满面红光）常巴儿，刚才我上台阶的时候，你怎么说来着？
- 常 贵 （马上想起来）我说您是步步登高。
- 克 五 嗯，皇上刚坐龙庭就赐我们老爷顶戴花翎、绿呢大轿。
- 常 贵 给您贺喜，老太爷保驾护航还得高升！
- 克 五 那我现在下台阶呢？
- 常 贵 （全凭脑子快）您这叫后辈老比前辈高，五爷您赶明儿得超过老爷子！
- 克 五 （大笑）行，常巴儿，你这张嘴，能把烤熟的鸭子说话了。
- 常 贵 就怕没伺候好五爷。修二爷，您吃着还顺口吗？
- 克 五 比焖炉的香，修二爷你说呢？
- 修鼎新 （矜持地）还不错。
- 王子西 二位爷抬举。
- 克 五 （撒给常贵一把钱）拿去分分。
- 常 贵 （快步走到柜台前，把钱哗啦一声倒在装小费的长竹筒子里）五爷赏下了，咱们喊一声——

[幕后众声：“谢克五爷！”]

克 五 得了，得了。(瞅见挂起的龙旗)皇上重登大宝，你们知道啦?

常 贵 知道，知道！您瞅这街面上够多热闹。

克 五 (俨然是个朝廷命官一般)头一天，皇上一口气就下了九道上谕，叫黎元洪退位，他竟敢拒不受命。我们老爷参本，请皇上赐黎元洪自尽。

常 贵 对，叫他自己个上吊。

克 五 可皇上心慈，说刚登基就杀人不好，可是念我们老爷一片忠心，钦赐紫蟒、花翎。

修鼎新 明天，克老爷要在府上扣谢天恩，用二十只鸭子、一只烤小猪。

王子西 是，是，一定准时送到！盼二位爷常来光顾，给小店门面增光。

克 五 (一摆手)修二爷，车来了吗？

修鼎新 候了多时了。

克 五 咱们下站是哪儿啊？

修鼎新 “新盛长”明儿一早开张，今晚上请您去吃头碗“饅面”。

克 五 (不耐烦地)又是面条子，腻味死了。

修鼎新 这“饅面”是梁武帝的长公子昭明太子从扬州学来的点心。用鲜活大饅鱼一条，蒸烂去骨和入面中，清鸡汤轻轻揉好，擀成纸一样薄的面片，用小刀切成韭菜叶宽窄的细条，清水煮到八分熟，加鸡汁、火腿汁、蘑菇汁，烧一个滚，宽汤，重青，重浇，带过桥，吃到嘴里，汤是清的，面是滑的。

克 五 (听得动了心)让你这么一说，咱们就去给他个面子。(忽然打了个饱嗝儿)我也不可能刚吃完了又吃啊。

修鼎新 华清池新添蒸馏水沐浴，一律西洋设备，水龙头都是金的，他们经理请您好几回了。咱们先去华清池洗个澡，您歇歇乏，消消食，然后去“新盛长”吃宵夜，您看怎么样？

克 五 你提调吧。

常 贵 二位爷慢走。

克 五 (回过头)常巴儿，下回来我还得考你一样新鲜的，看你小子长进不长进！

常 贵 常贵一定不辜负五爷的抬举。

[克、修二人下。]

王子西 瞅模样，克五挺高兴，没挑出什么毛病来吧？

常 贵 (只是摇头，口干得说不出话来)

[小徒弟成顺机灵地把一碗凉得正可口的茶递过去。]

常 贵 (一饮而尽) 他说咱们的挂炉烧出的鸭子比焖炉的强。

王子西 谢天谢地！

成 顺 我一看克五那张脸就害怕。听说，有一回他带修二爷去正阳楼吃螃蟹，吃出蒸螃蟹没垫紫苏叶子，一脚就把桌子给掀了，吓得正阳楼两天没敢开门。

常 贵 都知道克五会吃，其实会吃的是跟在他后边的那位修二爷。原先他傍克老太爷，而今又傍克五爷，是个专门会吃的主儿。有一回，克老爷子去便宜坊吃鸭子，嫌擦嘴的手巾把儿硬，这位修二爷脑子快，想起来发面饼了。从那儿以后，咱们烧鸭子饭庄都得预备六瓣荷叶饼供主顾们擦嘴用。

王子西 他是旗人？

常 贵 浙江金华人，专门出火腿的地方。他说金华火腿所以好吃，是因为每做一批火腿的时候，中间一定要夹杂一只狗腿。

王子西 听着都邪性！

常 贵 他说，做什么菜都有这个道理，这叫狗腿——

[幕后一个浓重的山东口音叫喊起来：“成顺，得了！”]

成 顺 (吓得拔腿就往烤炉跑)

常 贵 我听这声不对劲儿。

王子西 兜儿里没银子，烟瘾又犯了，按着点，千万别让那位听了去。

(朝挂着门帘的柜房努努嘴)

[成顺托着一只枣红色油亮的大烤鸭上，常贵接过来小心地放在一只干净的铁筒子里。]

王子西 骡马市东口，大门刘。今天常师傅不去了。

成 顺 (兴奋地) 让我片？

常 贵 (点头)

- 王子西 你留神，片片带皮，一共一百零三片——
- 成顺 (接) 丁香叶大小，要是片出骨头来，马上打发我回家！(欲下)
- 常贵 带两张荷叶饼，万一人家“四圈”没摸完，就得饿你个前胸贴后背。
- 成顺 啊！
- 王子西 打对过儿“全贏德”门口走，把车铃铛摇响着点。
- 成顺 啊！(跑下)
- [烤炉师傅——山东大汉罗大头上。他膀大腰圆，剃着光头，一手拿着檀木烤杆，一手提溜着一只鸭子。]
- 罗大头 (把鸭子一扔) 我不干了！
- 王子西 又来了不是？烤鸭、烤鸭，就瞅你这烤炉的，你不干，我们都得散伙。
- 罗大头 我罗大头自打跟师傅学徒起，没待过这么窝火的饭庄子！二掌柜，今儿什么日子？
- 王子西 五月十五。
- 罗大头 算大账的日子！从一早起，两位掌柜的没露过面，一个上武术馆，一个泡戏园子。他们福聚德不想干了，我大头不能跟着一块儿糟蹋手艺！
- 常贵 咱们冲老掌柜。
- 罗大头 我对得起他们。庚子年八国联军烧了前门脸儿，要不是我从大火里抢出这块匾，没有今天的“福聚德”！混到而今，我大罗这兜儿里连个叮当带响的都没有了。我把话说下，今天少分我半成，我拔腿就走！
- 王子西 我的大爷，小声点嚷。
- 罗大头 (越嚷越大声) 我还是别处不去，专奔对过儿全贏德烧鸭铺。
- 常贵 大罗！老掌柜的病着，你是成心要他的命？
- 罗大头 常头，这不是做买卖的样儿！
- [门帘一挑，钱师爷上。]
- 钱师爷 罗师傅说得有理，对面正缺二位这样的，要想“跳门槛儿”，我给递信。

- 罗大头 你是要账来的吧？干什么来的，你说什么，我们哥儿们的事掺和不着你！
- 钱师爷 你硬气！都是街面上混的人，谁用不着谁？
- 罗大头 我就用不着你！你小子吃钱使人、拉皮条、当中人，不是老爷儿们干的事！
- 王子西 钱师爷，我们大罗这几天心里有火，不是冲您。炉肉要“放汗”了，罗师傅，你去瞅着点。（推罗下）
- 钱师爷 不知好歹。
- 常 贵 您喝口热的。
- 钱师爷 （脸一拉）不用。（拿起柜台上的算盘）“同鼎和”的白面是一百大洋；“六必居”的甜面酱是五十；头前儿修鸭堆房，这是三百；加上新进的这批水鸭子，一共是六百二十块。请掌柜的出来见见吧。
- 王子西 都是老交情，您再抬抬手。
- 钱师爷 甭废话。
- 常 贵 您别生气，跟您说句过心的话，我们老掌柜一病，二位少爷轮流坐庄，我们这也是两个人四个主意，不知听谁的好。得，您多包涵了，回去跟几位掌柜的说句好话，再宽限几天，我给您作揖了！
- 钱师爷 （把眼一瞪）甭来这一套！跑堂的替掌柜的作揖，你不够格！今天了也得了，不了也得了，拿钱吧！
- 王子西 一个劲跟您说好的，好歹行个方便。
- 钱师爷 有钱没钱？没钱，别怪我不讲仁义！（把手一招，拥进来四五个人，抬脚就要掀桌子）
- 王子西 （吓坏了）哎，哎！
- [老掌柜唐德源上。]
- 唐德源 （喝住）钱五成！
- 钱师爷 （收敛）哟，老掌柜？这一向好哇！
- 唐德源 你是来要账的？
- 钱师爷 （示意打手们退下）哪儿？我是来贺喜的。您这程子生意多好

啊，可不像您老太爷刚买下这块地那会儿。

唐德源 那会儿，你在鲜鱼口人市当“力巴儿”。

钱师爷 (语塞了一下) 满北京城谁不知福聚德的烤鸭子啊？得了，您就把这点钱赏下来吧，往后，我好给您办事。

唐德源 回去跟这几位东家说，今天是福聚德算大账的日子，我脱不开身，明儿一早二掌柜带着钱到各柜上去，一笔了清。常贵，包两只大鸭子，叫福顺先送钱师爷回去。

钱师爷 (不敢得罪，就坡下) 我谢谢您，鸭子我不带了，拿张鸭票子就得。

唐德源 给钱师爷取鸭票子，鸭子也带上。

钱师爷 (得了便宜，眉开眼笑) 那我就拿着了。老掌柜，您好好养病。二掌柜的，咱们明儿见。(下)

唐德源 (坐下，喘气)

[几位客和一个伙计打扮的人进门来。

伙 计 掌柜的，来一个“苏盒子”。

常 贵 “苏盒子”一个——(下)

王子西 你是估衣铺的吧？这几天生意好啊？

伙 计 敢情！头年闹革命党那会儿收的估衣，两天就卖光了，急得我们掌柜的恨不能上棺材里扒去。

王子西 哎，我记得你小子辫子铰了呀？

伙 计 (小声) 我是盘上了，革命来了盘上，皇上来了再放下来。

王子西 好，成井绳了。

[常贵把一个长六寸、高四寸的圆漆盒子捧上来，打开盒盖。

常 贵 一共十六样，酱鸡块换口条了。

伙 计 (闻了闻) 是清酱肉吧？

常 贵 放心，“盐七、酱八”，少一个花椒粒儿都不卖，您就吃去吧！

[小伙计捧“苏盒子”下。

王子西 (小心地向老掌柜) 天儿不早了，下幌子吧？

唐德源 广和戏散了吗？

王子西 今天晚上全部《龙凤呈祥》，得过十二点。

唐德源 再等等。风水先生请了吗？
王子西 请了，他说子时准到。
唐德源（拿起柜台上公众茶叶筒闻了闻）怎么让大伙喝茶叶末子？
常 贵（掩饰地）这回张一元来的茶叶末子味儿特别好。
唐德源（不再问下去）这几天买卖怎么样？
王子西 挺好，今天克五带修二爷来了。
唐德源 哦？没挑什么差池吧？
王子西 没有，订了二十只，还给了不少赏钱。
唐德源 常头伺候的？
王子西 是。
唐德源 告诉柜上，克五爷的赏钱给常贵二成。
常 贵 掌柜的，不用——
唐德源 你家里头紧，不用跟我客气。子西，账都清了？
王子西 清了，您过过目。
唐德源 大少爷、二少爷看过就行了。
王子西 他们……
唐德源 他们俩呢？又没来？
常 贵 啊，一定有什么事耽误了。近来二位少掌柜对柜上的事可挺上心的。南口儿全贏德不是要开张吗？二少爷买了一千头麻雷子，吩咐到那天不等他们放，咱们先放，崩崩晦气；大少爷也憋着一口气，说，非争出个高低来不可！您瞅，二位少爷这心气儿。
唐德源（未置可否）子西，今天算完账，先把欠的钱拿出来，拉一屁股账还跟对过儿争什么高低！（见王态度不明）嗯？
王子西（支吾地）啊。
唐德源 子西，你听见没有？
〔罗大头拎着一只生鸭子上。
罗大头（边走边喊）这是谁进的鸭子，这不是砸牌子吗？
常 贵（向罗使着眼色）大罗，你再挑挑，一两只难免。
罗大头（不理）全这样！这是贪便宜进的病鸭子。掌柜的，这鸭子我不